



手 机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试读版，完整版请淘宝搜索店铺“菜根阁”购买。另有 mobi、epub 格式赠送。店铺中还有海量电子书可供选购，如侵犯您的版权，请联系店主删除。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机/刘震云,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54-2653-6

I. 手...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
103582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安波舜 张维

装帧设计:柏拉图创意机构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027-
8767930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027-

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

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

版次：2010年4月第3版 印次：2010年4

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8千字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第一章

吕桂花——另一个人说

1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儿卖过葱。

卖葱之前，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村里日头高，日子显得长，一天下来，老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每句话全是单词。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老严赞成，是“弄”，不赞成，是“弄个”；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都是“我靠”。卖葱之后，老严开始说话了。卖了半年葱，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严守一记得，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吃丸子，一个是吃年糕。

一个人，腊月，到集上卖门神，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他买了四斤，人熟，给了他六斤。他一个一个拣着吃，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站起来，“咕咚”，倒了。

一个人，收麦时节，家里的牛丢了，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饿着肚子回到村头，碰到一卖年糕的，认识，“大哥，先赊我五斤。”吃完回到家，“娘，我要喝水。”“咕咚”，倒了。

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四十岁再想起来，每次都笑了。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见的人多，话是跟人学的；后来才知道，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牛。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他爹“扑哧”笑了，摇着头说：

“这个老牛。”

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那时严守一觉得，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好不过卖葱。

1968年冬至那天，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路过严家庄，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没见老牛之前，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大嘴，声如洪钟；见到才知道，个头儿比桌子高不了多少，雷公嘴，说起话来娘娘腔。过去老牛听说老牛，一下见到，本该严守一发憊，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摘下火车头棉帽，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严守一也跟了进去，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踹了一脚：

“身上腥，滚！”

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也没听老牛说什么。偶尔说话，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毛驴喂了多少料。接着全是“呼噜”“呼噜”的喝水声。老牛

赶着毛驴车走后，老严对全家说：

“能说，今天没说。”

年关之前，腊月二十三，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顺便结一年的葱账。上午去时一脸笑，黄昏回来，一脸铁青，蹲在门槛儿上“吧嗒”“吧嗒”抽旱烟。一直抽到三星偏西，站起身，用烟锅“梆梆”地敲自己的头：

“我要再卖葱，我就不是人！”

严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饿死了。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起了纠纷。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严守一有一个姨父叫老黄，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第二年春天，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老严摇头：

“布好收，我不会吆喝呀。”

老黄：

“就一句：黄家庄的染坊来了！”

老严摇摇头，没去。

1989年春天，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人开始痴呆，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老严得了脑血栓，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儿比当时记得都清楚。年底，严守

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围着一个火盆，半瘫的老严西向坐，严守一北向坐，不知怎么，说起老牛，1968年共同卖葱，因为分账翻了脸。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抖着上边的右手，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

“他记花账！”

“哪儿哪儿都有缝，缝里都掉渣！”

严守一：

“是好朋友，就不该合伙做生意。”

老严：

“花账我能忍。腊月二十三，算了一天账，到了黄昏，我拿钱往外走，出了门，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又回到院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老严是个傻逼。”

“不为钱，就为这一句话。”

接着潸然泪下：

“一辈子没说得来的，就一个说得来的，还说我是傻逼！”

指指自己胸口：

“爹这一辈子，这儿有些发闷。”

1995年夏天，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嘴开始向右歪，倾斜着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没说过一句话。

与老严分手之后，老牛也不再卖葱。1969年，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邮政所长叫尚学文，理着分头，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

“看电话，就得嗓门儿大，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

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别看娘娘腔，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不但声大，而且喊得时间长，尚学文点燃一支烟，烟抽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捋气儿呢。尚学文止住老牛：

“行了，比驴叫都长！”

1996年，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全国人民都理解，唯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

“我靠，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

2

1968年，严守一的好朋友叫张小柱。严守一属鸡，那年十一岁，张小柱属猴，那年十二岁。张小柱的头长得像个歪把儿南瓜，胳膊腿儿细，像麻秆儿；由于头重，每天像碾盘一样偏压在肩膀上；右眼玻璃花，看东西要先揉左眼。张小柱他娘有些

傻，张小柱他爹在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挖煤，张小柱在严家庄算住姥娘家。严守一没娘，张小柱娘傻，两人常一起背书包上学。1968年，张小柱他爹从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给张小柱带来一盏废矿灯，夜里装上废电池，明亮的矿灯能照二里远。村里的天空黑得浓，黑得厚，两人常端着矿灯，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张小柱爱写的字是：

娘，你不傻

严守一爱写的字是：

娘，你在哪儿

两行字，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

严家庄的学校设在村里过去的牛屋。老师叫孟庆瑞。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孟庆瑞要去镇上赶集，反锁上教室门，让学生在牛屋背书。严守一、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几个人从牛屋后墙掏粪的窟窿里爬出来，脱下鞋，掖到腰里，蹚过河到山后的坡地里偷西瓜。村里看瓜的叫老刘，耳朵有些背。严守一等人一开始想偷瓜，等爬到看瓜的窝棚后往里看，老刘包了一锅盖饺子，正往铁锅的滚水里下，又决定偷饺子。严守一、蒋长根到地里做偷瓜状，老刘从窝棚里冲出来追赶。这边张小柱、陆国庆、杜铁环把一锅饺子用箬篱捞出，控控水，倾到褂子里兜起，跑到山坡后，等待严守一和蒋长根到来，一块儿吃饺子。饺子别人吃上了，严守一

没吃上。老刘没追上蒋长根，追上了严守一。下午孟庆瑞审案，没等孟庆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严守一的手心，严守一就把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四人招了出来。黄昏别人放学了，严守一几个人还贴着牛屋墙根儿站着。阴历八月十五，月亮爬上来很圆。孟庆瑞吃着一块从集上买来的月饼说：

“吃过饺子，能扛，站到明天早上吧，接着上学。”

从此严守一在学校抬不起头。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饺子，而是因为他把同伴儿招了。最恨严守一的是张小柱：

“他把别人招了没啥，我是他好朋友，他怎么能招我呢？”

从此两人不说话。

半年之后，张小柱被他爹接到了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因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了，让他去照看他娘。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张小柱来找严守一，把过去两人照天的矿灯送给了他。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去送张小柱，张小柱正扒着姥娘家的门帘在哭。他姥娘也哭了。他爹提着包袱，在旁边站着。最后还是他姥娘将张小柱扒门帘的手掰开，让他随他爹上了路。

三个月之后，严守一在世界上收到了第一封来

信。信是张小柱从长治三矿写来的。镇上的邮递员在村里转了三圈儿，没找到“严守一”。最后还是看瓜的老刘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鸡巴严守一，就是偷瓜的白石头！”

信封上红字印着“长治三矿”。里边的信瓢的顶头上也印着“长治三矿”。信的内容很短，就是问一问，送给严守一的矿灯还亮不亮了。

严守一给张小柱写了一封回信。信写好，找他爹要八分邮票钱。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正在气头上，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

“说句话还要钱，我靠！”

这封信没有发出去。

3

1969年，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出一种。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有些腻，又有些发甜，离她一近，眼就发黏，想困。1969年，因为吕桂花的到来，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

1969年，吕桂花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名人。出名是因为她在出嫁之前，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小郑已经有了老婆。1969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每天早上6点，开始播《东方

红》，接着播毛主席语录。小郑管着全镇千家万户的小喇叭，夜里就睡在广播站。小郑除了会管广播，还会唱戏。是唱戏，把吕桂花引到了广播室。这天早上6点，小郑一时疏忽，将扩音器的开关扳错了，小喇叭里没有唱《东方红》，也没让毛主席说什么，小喇叭里传出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声。千家万户，都听得比过去有趣。但第二天管广播的就不再是小郑，换成了小岳。小喇叭里又开始播《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他俩，小郑和吕桂花，从此再没见过面。

三个月后，吕桂花嫁给了严家庄的牛三斤。牛三斤和张小柱的爹一起，在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挖煤。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全村人都反对。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都气得涨红了脸，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

“我靠，那是破鞋！”

但牛三斤自见了吕桂花一面，死活要娶，对自己爹说：

“还是新鞋。”

“就当是自行车，被人借走骑了一遭，又还回来了。”

娶亲那天，严守一没见着吕桂花，跟他爹到镇上卖猪去了。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村头碰到牛三

斤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买灯罩。远远望去，吕桂花穿一件红灯芯绒上衣，并无出奇之处，等到走近，严守一马上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味道；接着又发现她的眼睛也与人不同，眼是细眼，像小羊，半睁半闭，老蒙着，但偶尔睁开，无意中看了严守一一眼，十二岁的严守一，魂儿就被她勾了去。二十多年后，严守一在庐山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长的也是这种眼。这时他发现，凡是长这种眼的女人，魅力还不光在眼；白天在眼，夜里还有别的。这时他体味出一个词叫“尤物”，万人之中也遇不到几个。令严守一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尤物，当年怎么会降生到偏僻的晋南山村呢？

结婚十天之后，牛三斤又去二百里外的三矿挖煤。晚上，严守一、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一干人便到吕桂花的新房去玩。过去在打谷场玩的卖葱的游戏，马上像剩饭一样变馊了。一开始双方不熟，严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家的墙头上，偷偷看窗户上的灯光。油灯加上灯罩，窗户纸比别人家亮多了。牛三斤家的房后，是一个芦苇坑。众人又在芦苇塘里搭起人梯，开始舔破窗户纸往屋里看。明亮的油灯下，吕桂花天天转着身子，在学过去广播站的小郑唱戏。最爱唱的一出是《白毛女》。这天，她唱着唱着，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大家

以为她咽下了肚，谁知她猛地一转头，将水喷向了后窗户。外面两架人梯便滚翻在芦苇坑里。孩子们跳过院墙，拥到屋里，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膊。吕桂花两腿蹬向天，笑得岔了腰。大家熟了。但严守一的脸上，被芦苇划出两道血口子。因为自偷饺子招供，严守一一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搭人梯时，他总被陆国庆摁到屁股底下。

“哟，都出血了！”

正是因为脸被划破，吕桂花将严守一拉到怀里，就着油灯，往他脸上搽紫药水。吕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将严守一熏得差点儿晕了过去。严守一被熏晕的样子，引起了众人的不满。陆国庆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姥姥！”

吕桂花嫁过来是阴历九月二十六，牛三斤十月初六返回三矿。十一月初七那天，吕桂花突然想给牛三斤打一个电话。这时镇上装电话已有一个月。严守一等人，也和吕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灯下人影里，吕桂花与众人商议：

“你们谁到镇上打过电话？跟我到镇上邮政所去一趟。”

众人纷纷跳着脚：

“我去，我去！”

陆国庆用手止住众人：

“还是我去，这里就我打过电话。”

吕桂花当时正在洗脸，她从脸盆上仰起脸，脸上的水珠一道道往下淌：

“电话怎么打？”

陆国庆脱下一只鞋捂到自己脸上：

“三斤哥吗？我是陆国庆。吃饭了吗？吃的是糊糊还是面条？”

众人笑了。蒋长根却不服气：

“话谁不会说，你会摇电话吗？”

陆国庆做出摇辘轳的样子：

“就这么摇，跟摇水车一样，越摇劲儿越大。”

关键时候，严守一站了出来。上次严守一脸上受伤，吕桂花给他搽紫药水，使他在众人面前的地位有所提高，虽然还不能完全抹平偷饺子招供的痕迹，但可以偶尔抬一下头。这个偶尔，现在就用到了关键时候：

“陆国庆没打过电话，前天他还问我电话长得什么样。”

陆国庆一鞋底摔到严守一头上：

“我没打过电话，你打过电话？”

严守一被鞋底摔得眼冒金星，也不由火了，一

头将陆国庆顶倒在门框上：

“我也没打过电话，但我认识看电话的老牛。”

陆国庆在门框上擦着嘴角的血，陌生地看着严守一：

“认识老牛有什么了不起？”

严守一：

“我不会摇电话，老牛会帮我摇。”

杜铁环这时站到了陆国庆一边，指着严守一：

“你话都说不利索，要是打不通，不是误了大事？”

严守一摘下自己的帽子，摔到杜铁环面前：

“要是打不通，我就一个人跑到三矿！”

又拉开架势要与杜铁环打架。这时吕桂花脸已洗完，在用双手编辫子。她环视众人一圈，最后看定严守一：

“白石头，明儿早上吧。”

因为吕桂花，严守一1969年打上了电话。三十年后严守一计算，如果没有吕桂花，他在世界上打电话起码要推迟十年。如果是一个民族，早十年和晚十年用上电话，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会非常不一样啊。

1969年，严守一的嗓子开始变声。过去嗓子像小公鸡，现在突然有些老年的沙哑。严守一是用这种沙哑的嗓子，争取到了打电话的机会。但像上次偷饺子招供一样，他又把所有的同伙都得罪了。而且得罪得有些苦衷。陆国庆他们以为严守一用羊角把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是为了单独跟吕桂花待在一起，其实严守一并不全是为了这个。两个月前张小柱来过信，他没钱寄回信，也想借吕桂花给牛三斤打电话，让牛三斤给张小柱捎个话儿，他留给严守一的废矿灯不亮了，废电池没电了，无法往天上写字了。他想告诉张小柱，能不能等牛三斤回来的时候，再给他捎回来一块废电池。但这话既不能告诉吕桂花，也不能告诉陆国庆他们。陆国庆他们，一举一得他们都急了，一举两得他们还不疯了？

比这更困难的是，这一切还不能让严守一他爹知道。上次因为给张小柱寄回信，严守一就挨了他爹一巴掌，现在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口信，等于旧事重提；同时，连陆国庆他们知道的去镇上邮局打电话，也不能让他爹知道，因为打电话的是吕桂花，镇上看电话的是老牛，这两个人他爹在世界上都反对。三件事知道一件事，三个人知道一个人，严守一都得挨打。

感谢上帝，这几天安排老严得了伤寒，躺在家里打摆子。前晌盖三床被子还冷，后晌浑身出汗，湿透了三床被子。从吕桂花家回来，严守一站在爹的床头，先是皱着眉嘬牙花子，后是哑着嗓子说：

“爹，冷吗？我给你去烧块砖。”

“爹，热吗？我给你舀瓢凉水喝。”

说着说着动了真情：

“我有点儿想俺娘了。”

最后看着奶：

“不能让俺爹这么干挺着。”

爹和奶都抬起眼睛看严守一。严守一：

“我明儿一早到镇上给俺爹抓药去！”

爹哆嗦着闭上眼睛不说话。奶：

“俺石头长大了。”

不容易。

5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和卖葱的老牛成了两个人。老牛卖葱时，严守一记得他很和蔼，现在架子很大。1968年是娘儿们腔，1969年成了爷们儿。职业的转换，原来也能变嗓。从严家庄到五里镇，有四十里山路。走到半路，天上飘起了碎雪。路上羊角把自行车老掉链子。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五里镇，又逢大集。严守一扛着自行车，吕桂花抱

着小包袱，挤到邮政所小楼前，严守一发现自己挤掉一只鞋。这时雪停了，回头在烂泥中找回鞋，再赶到邮政所，正赶上老牛下班。

“下班了，下班了，下午再打！”

电话室的墙上，拴着两捆碱性电池。老牛正在把摇把儿电话往一个木头匣子里装。接着又在木头匣子上加了一把大锁。因为逢集，屋里挤满打电话的人。严守一满头大汗，从人缝里钻到老牛面前：

“牛大爷，俺骑车跑了四十里。”

老牛：

“你跑四百里，也得等到下午。就是我不歇，电话累了一上午，也该歇歇了。”

严守一：

“大爷，俺爹是严家庄的老严，过去和你一块儿卖过葱。”

老牛定睛看严守一。严守一沙哑着嗓子：

“去年冬至，你到俺家喝过水。”

老牛看严守一，从屁股蛋儿上摘下一串钥匙，欲开电话匣子上的大锁。突然又停住：

“那也不成，我得听尚所长的。一到下班，亲爹也不能打电话！”

这时吕桂花抱着小包袱挤上前：

“大爷，下午啥时候呀？”

老牛又定睛看吕桂花，看着看着笑了：

“回家吃个馍，喝碗汤，也就一袋烟工夫。”

吕桂花这句问话，把严守一害苦了。她使严守一对于1969年阴历十一月初八这一天的时间不好安排。要么电话马上打，要么老牛吃饭的时间索性长一些，他好去药铺给他爹抓药。吕桂花来镇上只有一件事，严守一有三件事。现在老牛说一袋烟工夫，不上不下，严守一就不好离开。路上严守一就有些犹豫，给他爹抓药的事告不告诉吕桂花。但一告诉，上路就成了一举两得，会破坏两人共赴打电话的气氛。最后没告诉，路上倒默契了，吕桂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他的后腰。现在事到临头再告诉，自己跑去抓药，让吕桂花一个人留下等着打电话，各干各的，就不单是一举两得而成了夹带私货。原来路上你是骗人呀。官盐也变成了私盐。于是严守一就盼着老牛早点儿吃完饭，半袋烟工夫才好。等打完电话再去抓药，抓药就成了顺便，还能另讨吕桂花一个欢心：

“原来你一直没说呀！”

严守一和吕桂花守在邮政所门口，每人吃了两个烧饼，用了半袋烟工夫。但老牛这顿饭吃得有点儿长。一直到太阳偏西，老牛才趿拉着鞋回来了，打着哈欠向大家解释：

“家里来客了。”

接着开电话木匣子上的大锁。一群打电话的人又在那里拥挤。严守一开始奋不顾身，挤在最前面，手里拿着吕桂花给他的两毛钱，往老牛手里递。老牛接过钱：

“往哪儿打呀？”

严守一：

“长治三矿，我打三矿！”

老牛昏沉的脑袋，似乎突然清醒了，又将钱扔回来：

“三矿？三矿可不成！”

严守一：

“为吗？”

老牛：

“太远。二百多里，得多少电线杆呀！县里几十里都听不清，还打三矿！”

严守一都要哭了：

“大爷，俺等了一天呀，动都没动！”

老牛：

“那也得给你排到最后，先拣近的打。”

吕桂花劝严守一：

“等就等吧，只要今天能打上就成。”

严守一欲哭无泪。越是这时候，越不好提抓药

了。这时严守一倒有些心疼爹。爹还在家里一阵冷一阵热地躺着呢。终于，太阳快落山时，屋里就剩下老牛、严守一和吕桂花三个人。老牛：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这电话太费劲，十有八九打不通。”

严守一已经不关心电话打通打不通了，又将钱往老牛手里递：

“大爷，不管通不通，快点儿试一试吧。”

老牛沉着脸，开始摇电话，对着话筒喊：

“三矿，接三矿！”

但电话里“嘟嘟”一阵，断了。老牛抖着手：

“看看，我说打不通，你们还不信！”

又说：

“我管电话也一个多月了，三矿从来没有打通过！”

严守一看吕桂花：

“嫂子，既然打不通，要不咱走吧？”

吕桂花上前对老牛说：

“大爷，再试一次吧，事情很急呀！”

老牛看吕桂花：

“谁事情不急都不会打电话。我告你，这可是最后一次！”

又使劲摇：

“三矿，要三矿！”

但意外的是，这次电话里有了声音：

“哪里，你要哪里？”

老牛：

“我要的不是你，是三矿！”

对方：

“我这里就是三矿，我这里就是三矿！”

老牛有些慌张，又有些怀疑：

“怎么会是三矿呢？三矿从来没有打通过。你是谁，你是谁？”

对方：

“我是三矿的老马，看电话的老马。你是谁，你是谁？”

老牛大为惊喜：

“嘿，还真是三矿。我是五里镇的老牛，五里镇看电话的老牛。老马耶，今天我们这里是大集。我去年冬天到你们那里卖过葱，你还记得我吗？”

老马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儿有些迟疑：

“老牛，哪个老牛？到矿上卖葱的多了。”

老牛：

“冬至前两天，戴一火车头帽子，拉葱的毛驴被铁道绊了一下，腿有些瘸。”

老马半天没说话，似在记忆中搜索，半天才含

糊地说：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老牛：

“老马，说话也就天黑了，你吃饭了吗？”

老马：

“接班儿的还没来，还没吃呢。”

老牛：

“今天矿上吃糊糊还是吃面条？”

老马：

“昨天吃的是糊糊，今天大概是面条吧。”

这时吕桂花用胳膊捣了捣严守一。严守一上

前：

“大爷，让俺嫂也说两句。”

老牛这时才想起打电话的是严守一和吕桂花，不情愿地把话筒交给吕桂花：

“说吧，快一点儿，别啰唆！”

吕桂花握话筒的手有些哆嗦，嘴也有些哆嗦：

“是三矿吗？我找牛三斤。”

老马在电话那头儿：

“牛三斤，牛三斤是谁？”

吕桂花：

“他在矿上挖煤。”

老马：

“矿上挖煤的有好几千人，电话就一个，我到哪里给你找去？有话快说，我回头通知他。”

这时吕桂花将话筒交给严守一，小声说：

“找不着你哥，是别人，你说吧。”

严守一接过话筒，手也有些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老马在那头儿急了：

“怎么不说话？我把电话挂了啊！”

严守一慌忙用变声的沙哑的嗓子说：

“大爷，我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俺嫂子叫吕桂花，嫂子就是问一问，牛三斤啥时候回来呀？”

老马：

“就这点事儿呀？这事儿还用打电话？”

“啪”地在那边把电话挂了。这时严守一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儿没说，就是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话儿，给他往回捎废电池的事儿。但老牛已经从他手里夺过电话，开始往木头匣子里锁。

从邮政所出来，严守一慌忙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去药铺给他爹抓药。但药铺已经关门了。使劲砸门，不开。旁边一个卖牛舌头烧饼的老头说，药铺掌柜刚刚下了门板，去十五里外的马家铺子给猪看病去了。1969年，镇上就一个药铺，药铺掌柜既看人，也看牲口。卖牛舌烧饼的老头说，早来半袋

烟工夫，就赶上抓药了。

6

从镇上打电话回来，严守一被他爹用井绳抽得浑身乌青。井绳还蘸了凉水。挨打不是因为没抓到药。没抓到药就对了。因为严守一骑车到镇上走了不久，他爹的病就减轻了。发冷发热五天，该好了。他爹从床上起来，扶着墙走到屋外，又从屋外走到街上。头还是有些晕。天上飘着碎雪，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影有些虚。这时碰到严守一的堂哥黑砖头。黑砖头当年十四岁，比严守一大两岁。两年前腊八那天，家里煮羊肉，两人为争一个羊蹄打过架，严守一一碗砸下去，将黑砖头的头砸破了，从此两人成了仇人，不再说话。现在黑砖头见缝下蛆，在虚影里，把严守一骑车去镇上的真相，一五一十告诉了老严。黑砖头起到了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没有起到的作用。

严守一挨打后，十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到吕桂花的新房里去玩。他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彻底完了。第十一天，牛三斤从长治三矿回来了。第十二天，蒋长根在学校告诉严守一，昨天晚上他们到吕桂花的新房里去玩，牛三斤说起十几天前严守一和吕桂花给三矿打电话的事儿。牛三斤告诉众人，矿上也就不一个电话，凡是打电话说的事儿，看电话的老马

都通过大喇叭广播。矿上都是山，山后还是山。那天严守一在电话里说了一串话之后，老马便打开扩音器在大喇叭里广播：

“现在广播找人，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牛三斤说，当时矿上正值换班，成千上万的矿工，正顶着矿灯，满脸煤灰，从不同的矿口钻出地面。还有许多人开始往地下钻。矿上正在下大雪，老马的声音在山里不断重复，山里有回音，大雪纷飞中，声音就成了千万个老马。大家听到广播，都顶着雪，露着白牙笑了。以后的十几天里，这在三矿成了一首歌。每天一到吃饭，大家就敲着饭盆唱：

牛三斤，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桂花
吕桂花让问一问
最近你还回来吗？

……

严守一哭了。

7

三十多年后，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严守一在清谈节目《有一说一》中做了一期节目叫“打电话”，这期节目不但创了《有一说一》收视率的新

高，“牛三斤和吕桂花”的歌曲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年年底，因为这期节目，严守一获得观众投票评出的“金嘴奖”。一年以后，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到北京报考戏剧学院表演系，住在严守一家。严守一刚见牛彩云，吃了一惊：

“像，长得跟你妈真像。自你妈搬到矿上，再没见过。”

牛彩云并不扭捏，操着山西话说：

“俺妈一在电视上看到你就笑。‘打电话’那一期她也看了。可她说，跟她到镇上打电话的不是你，那时你不会骑车。”

严守一吃惊地问：

“不是我，那是谁呀？”

牛彩云：

“俺妈想了一夜，第二天早起说，谁也不是，那一年她根本没到镇上打过电话。”

“我靠！”

严守一脱口而出，感叹词回到了1969年。

第二章

于文娟 沈雪 伍月

1

因为一个偶然的失误，严守一离婚了。清早出门的时候还风平浪静，晚上回来，地雷就炸了。

“快，真快。”

这是地雷爆炸时严守一的第一反应。由此严守一知道，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人在临死之前，意识是清醒的，还来得及说上一句话。不过急手现抓，这句话找得合适不合适，就难说了。很可能是一句废话或扯淡的话。严守一又感到，世上的事物像猴皮筋儿，有时候扯起来很长，一下弹出去，时间又会突然浓缩。比这些可怕的是，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过去说话慢条斯理，不管见到谁，都是没说话先笑；现在面对地雷爆炸，突然改变了语速，从事变说到婚变，“嗒嗒嗒嗒”，嘴像机关枪似的，扫出半个扇面；脸色倒没变，还笑着，像上个世纪一个叫董存瑞的战士，拉响了炸药包，还面带微笑，意思是：宁肯粉身碎骨，也得让这碉堡炸了。倒显得面对地雷冒烟，严守一有些惊慌失措。他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时谈笑风生，现在拧着眉头想半天，也吭哧不出一句该说的话。

于文娟患有不孕症。从街道办事处办完离婚手续出来，看着于文娟离去的背影有些飘，严守一想赶上去再说一句话，但这句话半天也没有找出来。等于文娟回身向他收缴家里的钥匙时，这句话他想出来了：

“保重。”

但严守一马上觉得，世上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扯淡的了。

离婚的原因非常简单，2月11号这天，于文娟从严守一的手机里，发现严守一除了她之外，另外还有女人。一开始严守一认为于文娟离婚是为了别的女人，后来才知道还有别的。

2

严守一的好朋友叫费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严守一好朋友很多，天天聚在一起聊天，场面热闹得像沸腾的火锅；过了四十岁，男人中，就剩下这一个，像凌晨两点的酒店大堂，偶尔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头喝咖啡。严守一有时回想，热闹时朋友们说过那么多话，竟没有在脑子里留下一句；现在朋友剩一个，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费墨1954年生，属马，比严守一大三岁。费墨是个胖子，是个矮胖子，是个大学教授，北京人，脸上架一深度眼镜，无论春夏秋冬，都爱穿对襟儿

褂子，冬天脖子里爱搭一条围巾，说话文白相间，严守一初见到他，马上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费墨与严守一的老婆于文娟的小表舅是大学同学。六年前，小表舅的儿子过百天，严守一和费墨碰到一起。那顿饭吃的是火锅。初次见面，严守一以为费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因为半顿饭过去，费墨只顾仰身涮肉，俯身蘸料，吃出一脸胖汗，没说一句话。大家没在意费墨，依旧海阔天空，先聊起一些政治笑话，又聊了一些黄色笑话，接着聊到眼前的火锅。由北京火锅说到重庆火锅，由重庆火锅说到四川火锅，严守一断定如果下锅的“麻小”产于湖北，湖北臭河沟多，那么所有的火锅都源于四川，因为四川是个盆地。费墨这时摘下眼镜擦汗，慢条斯理地发了言。发言并不看众人，看着房顶。说火锅并不从火锅开始，而是引经据典，从胡人谈起，到成吉思汗，又扯到秦朝，扯到“锅盔”，一个火锅，竟和秦灭六国有关系。六国灭完，众人以为就完了，费墨又从秦朝兜回清朝。说清朝又撇下清朝，开始讲原始社会的陶器，由陶器到铁的发现，由铁器到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离火锅已经近了，他又撇下青铜器，开始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区别，满族是如何将二者拧巴到一起的……于文娟的小表舅招呼大家：

“边吃边听。”

没想到这话惹着了费墨，费墨又低头吃肉，不再说话，任满族不上不下，悬在半空中；任火锅不明不白，好像这顿饭除了费墨，其他人都是瞎吃。以后又碰到过几次，或开会，或吃饭，一草一木，一碗一碟，费墨都能引申出另外的意思。言语之间，又总有人惹得费墨不痛快。严守一看他是个杂家，又好为人师，适合做电视节目，便邀他到《有一说一》当策划。《有一说一》是个社会、生活栏目，话题繁杂，不愁费墨没有用武之地。从时间上讲，所谓策划，平时不误在大学当教授，没课的时候来电视台出些点子，每月说不了多少话，到了月底却有一份丰厚的酬金。没想到邀了两次，费墨辞了两次：

“我不会说话。”

这时严守一已与费墨熟了，严守一：

“你要不会说话，全国人民都得憋死。”

费墨瞪了严守一——眼：

“我说的不会，不是这个不会，而是那个不会。”

严守一明白了，他说的“不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严守一：

“为吗呢？”

费墨：

“话有话的用处，我不至于拿话赚饭吃。”

严守一：

“你在大学讲课，不也是拿话赚饭吃？”

费墨瞪了严守一——眼：

“这怎么能一样呢？一个是授徒，一个是作秀；一个是授业解惑，一个是自轻自贱；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戏子。明白了吧？”

严守一恍然大悟，只好作罢。但过了两个月，严守一又去邀。因在两个月之中，严守一经常想起费墨，一想起就笑。就像1968年他爹卖葱时一想起老牛就笑一样。严守一还从来没有这么难忘一个男人。严守一说：

“老费，我这是三顾茅庐。”

“知你看不上我们，无法与我们对话，但你也得顾及影响。我这次来，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费墨倒吃了一惊：

“那你代表谁呀？”

严守一：

“我代表天下的苍生，再不能让我们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了！”

“如果你再把授业解惑局限在学校，你就是自私。”

费墨像孩子一样“扑哧”笑了，点着严守一：

“自认识你以来，就这句话，说得还算幽默。”

但又说：

“那也不能因为你一句话，我就弃良从娼。”

严守一：

“请你过来，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帮我们做事。”

费墨又吃了一惊：

“那为了什么？”

严守一：

“事情并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经常见面。”

费墨盯着严守一看，看后叹了口气：

“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花马掉嘴的人，谁知也是个有心人。”

“原来以为你是个名利之徒，谁知也稍微懂一点儿朋友。”

就这样，费墨被严守一拉进《有一说一》。一开始严守一并不强迫他做什么，平时爱来不来，到月底就送酬金。后来倒是费墨坐不住了，主动过来策划节目。严守一：

“老费，在家歇着，这里的工作我们能做。”

费墨点着严守一：

“原来以为你是个厚道人，谁知很毒。”

“无功不受禄，一点儿小钱，弄得人坐立不安。严守一，你不该软刀子杀人。”

费墨加入《有一说一》的策划队伍，《有一说一》果然和过去不同。严守一一开始担心费墨放不下大学教授的架子，大学和电视台，正像费墨说过的那样，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同样的话，两种不同的说法，担心费墨给弄拧巴了，没想到费墨能上能下，进得厅堂，也下得厨房，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费墨说话慢，做事也慢，严守一从不催他。但几年之中，费墨策划的几期节目，个个叫好。一期叫“孔子来信”，讲中国街头悬挂的大字标语，字码搭错不说，字和字连出的意思，也像白痴的眼睛，大而无神；一期叫“克林顿上小学”，那时克林顿还在美国当总统，和莱温斯基的事儿爆发了，又死不认账，讲他小时候英文没学好，不知道哪一个名词和动词搭在一起，才能表达出两人发生了男女关系；一期叫“学话儿也疯狂”，讲中国人在学“疯狂英语”，人还没疯，英语自个儿先疯掉了……除了这些理性的，还有感性的。譬如，去年与严守一聊天，聊出一期“打电话”，讲严守一1969年陪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的

事儿，一声二百里外的问候，原想着惦念一个人，没想到惦念出一大片，还包括群山和山底下。“孤独，这就叫孤独。”费墨说。片头片尾，又让现场的乐队用摇滚乐方式演唱了一遍当年三矿大喇叭里广播的“牛三斤和吕桂花”，都大受观众欢迎，使《有一说一》一年上一个台阶。剧组开会的时候，严守一说：

“主要是文化的力量，使《有一说一》与众不同。”

“为什么我们年年上台阶，别人走下坡路呢？区别在于，面对这个世界，老费有话要说，别人都是没话找话。”

“我建议，以后我们就不要叫老费了，叫费老。”

费墨看着窗外，叹了一口气：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所有开会的人都想笑，但都憋住没敢笑。

但时间一长，严守一发现费墨也有一些文化人的小心眼儿。两人一块儿出去开会，赴饭局，因严守一是主持人，脸熟，大家自然围着严守一说话、照相、让他签名，往往把费墨晾到一边儿。满肚子学问和典故，无人理睬。饭桌上谈话，只要有严守一在，费墨就成不了话题的中心。有时在别人的话

题上插话都困难。遇到这种场合，严守一有意把费墨推出去：

“这是费教授，我们《有一说一》的总策划。《有一说一》所有的节目，都是他思想的体现，我就是他的传声筒。”

大家吃了一惊，马上对费墨说：

“久仰久仰。”

但大家仰完之后，还是像飞蛾扑灯一样，扑向传声筒，不理思想源。或者说，弄不清光源在哪里。费墨得闷一晚上。开完会，吃完饭，回到车上，严守一开车，费墨坐在旁边，车里得闷半天。一次严守一解嘲：

“费老，不必当真，您是孔子，我是戏子。”

“本来想让费老教导他们如何生活，没想到他们自己倒不在意。民族的素质就这样，鲁迅当年都无药可救，到了费老，你不管他们也罢。”

费墨看着车窗外闪过的街景，一言不发。

一次费墨策划了一个节目叫“笔记”。费墨的原意是，个人的笔记，比史书和报纸上记载的历史更可靠；准备在录制节目时，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每人读一段自己的笔记。费墨的策划原语是：你在地狱，也在天堂，无人把你从地狱领到天堂，但你可以把天堂过成地狱。《有一说一》的编导大

段不顾费墨的原意，发挥了一下，由笔记发挥到笔记本电脑。他与一家电脑公司联系，如果《有一说一》录制现场出现他们的笔记本电脑，这家公司给《有一说一》五十万赞助费。虽然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有些拧巴，但电脑也就是摆一摆，对话并不伤筋动骨。费墨摇摇头，没说什么。电脑公司的老总请严守一吃饭，因节目是费墨策划的，严守一便把费墨拉上了。席间没出什么问题。这位公司老总喜欢《红楼梦》，费墨虽然在大学教社会学，也是半个红学家；虽然两人喜欢《红楼梦》的角度不一样，但马上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麝月洗澡。麝月洗澡的时候，宝玉到底是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严守一倒是插不上嘴。一顿饭吃下来，费墨满面红光。但宴席要散时，出了问题，公司老总这时撇下费墨，单送严守一一个笔记本电脑：

“请严老师工作用。”

接着打开电脑，不厌其烦地给严守一讲解电脑的程序。费墨又被晾到了一边。费墨抽着烟，看着对面墙上的“秦王出巡图”，一言不发。严守一觉得这个公司老总不懂事儿，两个人来，东西只送一人，五十万都掏了，哪在乎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不算什么，估计费墨也不会在乎，但厚此薄彼，牵

涉到一个人的尊严。毛主席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你连《红楼梦》一个字都没读懂。但正因为这笔记本电脑是送严守一的，严守一又不好马上转送费墨。饭吃完，公司老总又邀请严守一去他们公司参观，这时把费墨捎带上了：

“一块儿去，到公司看看，我办公室还有一张秦可卿春睡图。”

费墨的目光从秦王身上收回来，将烟头儿在烟缸里捻灭：

“我就不去了，还有正事儿。”

严守一也觉得再让费墨到公司去会更加尴尬，但他无意之中说了一句错话：

“也好，跑腿的事儿我来干，请费老回去，再考虑考虑这个节目。”

这时费墨突然翻了脸：

“这个节目不用考虑了，不能做！”

饭厅所有的人都愣了。严守一也猝不及防，嘴有些结巴：

“为什么？”

费墨脸色铁青：

“太商业了，太夸张了，不符合《有一说一》的精神！”

站起身，从衣架上拿起大衣，往脖子里挂上围

巾，一个人走了出去。严守一又觉得费墨太过分了，不该因私废公，不顾大局。节目不做，五十万就打水漂了。但严守一仍由着费墨，“笔记”还没出生，就让它死在娘肚子里了；天堂还没进，就让它下了地狱。编导大段埋怨严守一：

“全是你惯的！”

“你老费老费老的，把他抽上架子，看看，现在下不来了吧？”

严守一：

“这也是费老可爱的一面啊。”

“原来我最看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现在看来，唯一得真传的，也就费老一个人了。”

“回去好好读读《史记》，萧何为吗月下追韩信呢？”

……

但严守一并没有对大段说心里话，他忍让费墨的真正原因，是短短几年，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四十岁之前不知朋友的重要，过了四十岁，就知道有话无处说，显出朋友的重要来了。费墨当着人爱摆架子，单独和严守一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会露出本相。特别是两人喝醉的时候，费墨就不是费墨，费墨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两人在一起的时

候，都是费墨说，严守一听。费墨不说到口吐白沫不算完。但一次喝醉的时候，费墨说着说着，突然不说了，像空中断电，突然出现了空白；好不容易等电路接通，费墨又开始伤感，突然点着自己的嘴：

“贫。”

又点自己的嘴：

“可它除了贫，还会干什么呢？”

严守一倒学着费墨平时的口气安慰他：

“费老，不能这么说，对您叫贫，对于我们，您牙缝里剔出来的东西，就够营养大家一辈子了。”

费墨没理严守一，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感叹：

“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呀。”

接着泪流满面。严守一看着费墨，倒半天说不出话来。久而久之，严守一闷的时候，也常对费墨说知心话。对妻子于文娟不能说的话，也对他说。严守一在某些事情上管不住自己，外边有些男男女女的事，他瞒别人，不瞒费墨。

当然，费墨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在《有一说一》剧组里。《有一说一》栏目十几个工作人员，从严守一到接电话热线的小姑娘，都对费墨非常尊重。社会上不知道费墨的重要，这里知道费墨

的重要。大家能听懂费墨话缝和字缝背后的意思。费老是个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好像只有这里懂事儿，全社会都不懂事儿一样。渐渐全剧组说起话来，都学得跟费墨似的。包括他慢吞吞的语速。平常一句话，也要绕半天圈子，指东打西，指狗骂鸡一番。费墨高兴起来，像个小孩子。剧组的女编导小马，是个刚招聘来的女大学生，费墨夹着包走进办公室，如果小马正在网上查资料，兜头会说：“茶。”

费墨马上放下包，满脸堆笑，跑着肥胖的身子去给小马沏茶，如同幼儿园的孩子见到老师。本来费墨一礼拜到剧组来一趟就行了，但他渐渐两趟，三趟，好像只有这里温暖，全社会都冰凉一样。

2月11号这天清早，严守一开车到费墨家接费墨，一块儿去电视台录像。平时接费墨，费墨知道是去《有一说一》剧组，胖脸都是笑呵呵的。严守一故作谦卑状，给他接包，拉车门，他都大咧咧地享用。但今天费墨从门洞里钻出来，一脸苦霜，对严守一的接包和拉车门不理不睬，严守一便知道费墨昨天晚上在家里度过得很不愉快。费墨的老婆叫李燕，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一个旅游公司的职员，也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懂事儿不到哪里去，不知道费墨对于世界的重要，言来语去，常惹费墨

生气。这时严守一又发现费墨另一个毛病，除了有些文人的小心眼儿，还爱迁怒。就好像与电脑公司的老总话不投机，他会迁怒到节目上一样；他与老婆闹了矛盾，也会在别人身上和别的话题上找补回来。严守一看他上了车还耷拉个脸，开车便提了小心。出了宿舍区，严守一小心地问：

“费老，我们是走激情的平安大道，还是走理性的四环路？”

费墨看着窗外不理人。严守一只好闭上嘴，埋头开车。等车上了四环路，费墨果然开始迁怒了：

“老严，我不是说你，没事儿也坐下来看点儿书，知识欠缺，是会误事的。”

严守一——愣怔：

“我又误什么了？”

费墨：

“昨晚播出的节目你看了吗？”

昨晚《有一说一》播出的节目叫“如今我们没发明”，也是费墨策划的，讲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性和懒性，五千年的文明史，除了会自己跟自己打架，不会别的，宋朝之前还发明过火药和指南针，宋朝之后到现在，从洗衣机、电冰箱，到汽车和飞机，没有一桩是我们发明的，但还无耻地用着。但昨晚严守一又跟人吃饭去了，没看。严守一看着费

墨，摇摇头。费墨：

“里面有硬伤，你知道吗？该发挥的时候你不发挥，不该发挥的时候你瞎发挥。昨天我在电视里看了一眼，就这一期我没盯着，你就出了问题，你怎么把蒸汽机说成是牛顿发明的？”

严守一吃了一惊：

“不是他？那是谁？”

费墨：

“瓦特，瓦特知道吗？”

严守一也恍然大悟，但也知道昨天晚上费墨家里很不平静，不管是牛顿或瓦特，搁在平时，费墨都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但他不敢将这层意思戳破，只好检讨自己：

“怪我与这些人不熟。”

费墨：

“单是怪你就完了吗？策划上打着我的名字，知道的，是你没文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的发明呢！”

正在这时，严守一突然想起一件比瓦特和牛顿更重要的事，不再理费墨，打起右侧的转向灯，躲着身边驶过的车流，从最里面的快行道靠到外边的慢车道，停到临时停车线上。费墨瞪了他一眼：

“又搞什么名堂？”

严守一：

“手机落家里了。”

费墨顺着自己的情绪一阵烦躁：

“那怕什么？该录像了，顾不上了，下午我还有事儿。”

严守一双手把着方向盘：

“今天于文娟在家。”

费墨明白了严守一的意思，是担心他的手机被于文娟拿到，发现他手机里有问题，这时忘记了自己的情绪，点着严守一：

“我说吧，你冤枉瓦特不是偶然的，这些天你一直心神不宁，证明心里有鬼！我不是说你，你整天在外边胡闹，早晚会出事儿！”

又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就料定，‘鬼’今天恰恰会来电话呢？”

严守一用手指磕着方向盘叹气：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费墨掏出自己的手机：

“通知那‘鬼’一声不就完了，用不着折回去。”

严守一：

“还是带在身上踏实，不然一会儿主持节目时

又乱。”

接着将车从立交桥快速往回盘，费墨在旁边又一阵烦躁：

“你来往的那些人，说好听点儿叫‘蜜’，说句实话就是破鞋！”

“麻烦，为搞破鞋，多麻烦呀。”

3

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今天倒休。于文娟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严守一回家拿手机时，她正在家练气功。于文娟是南京人，爱吃盐水鸭；严守一是山西人，爱吃刀削面。两人除了在吃食上有些冲突，结婚十年风平浪静。十二年前，严守一还不是主持人，在电视台当编导，那时北京还风行交谊舞，两人是在舞会上认识的。于文娟后来说，当时看上严守一，是喜欢听他说话，说他说话逗，严守一一说话她就笑。严守一恰恰相反，找她是因为喜欢她不爱说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有脸上浅浅的笑容。最后两人结婚了。周围的朋友，都对这婚姻很满意。唯一的问题是，结婚十年，两人夜里从无采取措施，但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不是严守一的问题，是于文娟的问题。于文娟便开始一罐一罐喝中药。后来见了一位气功大师，开始练气功。别人练气功是为了治癌，为了来世，严守一他

老婆练气功是为了这世怀孕。一阵气功一身汗，于文娟从容不迫。看她孜孜追求，严守一感到有些好笑：

“没有就没有吧，时尚青年都喜欢丁克家庭。”

于文娟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奶奶。”

这里说的奶奶，是指严守一他奶奶。十年前结婚时，两人回了一趟山西老家，奶奶把一枚祖传的戒指送给了于文娟。以后春节回去，奶奶便盯她的肚子。严守一：

“她一农村老太太，懂得什么？”

于文娟：

“答应过的，不可失信于人。”

后来严守一发现于文娟孜孜追求怀孕并不是为了奶奶，而是她知道严守一的性格，见人易感动，易冲动，喝酒易喝大，冲动起来不计后果，怕他在外边胡闹；想怀孕生子，用一个孩子套住严守一。严守一过去在电视台当编导时默默无闻，这种感觉还不明显，一个偶然的当上了清谈节目的主持人，节目越办越火，严守一渐渐成了名人，这种感觉就明显了。严守一对于文娟的想法也感到好笑，一个孩子，能套住谁呢？有孩子离婚的多了。

后来严守一又发现于文娟追求怀孕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套住严守一，而是想找一个人说话。结婚十年，夫妻间的话好像说完了。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似有说不完的话，能从天黑说到天明；现在躺在床上，除了干那事儿，事前事后都没话。有时也绞尽脑汁想找些话题，但找出来还不如不找呢，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事儿。而且是干聊，像机器一样，缺润滑油，转着转着就不动了。最后就索性不说。一次于文娟愣愣地说：

“我现在听你说话，都是在电视上。”

严守一倒吃了一惊。但从此对和于文娟说话就更加紧张。好在两人都习惯了，于文娟并无深究。最明显的是吃饭的时候，两人同坐在一张桌子前，一顿饭吃下来，只有碗筷的声音。终于有一天，严守一发现于文娟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那天晚上，严守一在外边吃饭，突然感到胃有些不舒服，便提前离席回家。回到家，于文娟并没有发现。严守一欲到卧室躺一会儿，到了门前，发现于文娟背对着门，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绒毛狗，正对着它喃喃说话。说她小时候不爱笑，爱哭；爹在南京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娘在街道烧大茶炉，娘发起火来，老用掏煤渣的铲子打她；她有一个伯父，长得白白胖胖，竟对她不怀好意，十五岁那年……许多过去

没对严守一讲的话，现在对一个绒毛狗讲了。严守一听到以后，不是对妻子产生同情，而是感到疼得慌。他又悄悄退出了家，在外边溜达一个小时，才重新回来。从此对妻子追求怀孕不再干涉。

严守一对这婚姻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不满意，就好像放到橱柜里的一块干馒头一样，饿的时候找出来能充饥，饱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背着于文娟在外边胡闹的时候也觉得对不起人，但晚上哪儿也不去，回家里两人大眼对小眼干坐着，又觉得发闷。别人的家庭时常吵架，严守一家一年四季没有动静。有一段时间，严守一特别羡慕夫妻两个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吵架，脸红脖子粗，旁若无人，似乎世上只剩他们两个。他们相互骂出来的话，怎么那么有激情、那么愣和那么有创造性呢？

但严守一又不想离婚。人像狗一样，时间一长，就对一种环境习惯了，懒得换窝了。但后来严守一又发现，事情还不是这样，而是他对于文娟还有许多留恋。沉默归沉默，但沉默的底部不光有寒冷，还有许多温暖。1999年冬天，严守一像三十年前的他爹一样患了伤寒。比他爹当年的伤寒还重。上午发冷，屋子像个大冰柜；下午发热，像螃蟹进了蒸笼；晚上开始说胡话。昏迷之中，他似乎回到了三十年前。漆黑的夜里，又和儿时的朋友张